

# 目 录

## · 海外来稿 ·

- 秋瑾殉难记.....李江秋 ( 1 )
- 六月六日与李钟岳.....秋宗章 ( 7 )
- 忆我的父亲——齐鲁大学  
    校长刘世传.....刘贞模 ( 13 )
- 我在海外的奋斗史.....毕务国 ( 19 )

## · 人物述林 ·

- 忆冯玉祥将军在重庆宴请毛主席.....郑继栋 ( 24 )
- 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  
    前前后后.....黄秀珍 ( 28 )
- 回忆何基沣将军片断.....钟天声 ( 36 )
- 抗日爱国将领赵登禹  
    .....赵学武 赵学芳 赵学存 赵广安 赵清波 ( 46 )
- 从旧军人到起义将领.....何志斌 ( 61 )



## · 日伪资料 ·

我所知道的汪伪政权内幕情况 ..... 章 克 (104)

博山县商会在日伪时期的活动 ..... 李养之 (120)

日军残害中国人民的魔窟

——济南“新华院” ..... 乔 魁 (139)

日军侵华的特殊工具

——“宣抚班” ..... 张成德 (150)

新民会在临沂的组织及活动 ..... 唐毓光 (155)

“万人坑”——日本侵略军屠杀我

抗日军民的历史见证 ..... 刘献林 (160)

## · 煤矿史料 ·

旧淄博煤矿的包工柜 ..... 宋锡民 (168)

枣庄中兴煤矿公司的一段内幕 ..... 苏任山 (189)

中兴煤矿公司创立初期与地方封建

势力的矛盾和斗争 ..... 苏任山 (198)



## · 科举与私塾 ·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济南的私塾和我的经历 ..... | 王益如 ( 209 ) |
| 我的私塾学习生活 .....   | 韩文海 ( 225 ) |
| 清末乡试制度 .....     | 刘钧衡 ( 232 ) |
| 清末科举会试制度 .....   | ( 236 )     |



# 秋瑾殉难记

李江秋<sup>①</sup>

革命先烈秋瑾女士，与徐锡麟先生，同为浙江绍兴山阴县人。绍兴城内大通学堂，实为两先烈所创办，而秋女士则任该校教员。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，徐在安徽起义，刺杀皖抚恩铭。越日浙抚张曾扬，亦电令绍兴知府贵福，查封大通学堂。时正值暑假，校内师生共不过七八十人，而贵福是旗人，一闻“革命”两字，亡魂丧胆，乃故意张大其词，电告浙抚，谓校内革命党人众多，武力充足，非派大兵不能解决。浙抚不察，遽派抚标新军三营，于二十九日抵绍，即欲搜查该校，时先严松生公特授山阴县令，到任尚未满半年也，秋女士既籍山阴，大通校址亦属山阴，职责所在，当然无可避免。惟先严所受之教育，固为忠君爱国，平素服官，则以廉洁爱民自矢。无故兴师动众，骚扰闾阎，心已非之；加以对于秋女士学问文章素极称许，常持其“驰驱戎马中原梦，破碎山河故国羞”之诗，示江兄弟曰：以一女子而能诗，胜汝辈多矣。爱才之情，溢于言表。故事变虽起，犹思竭力保护之。山阴士绅对先严爱护地方之苦心，知之素深，故数十人相率集县署，恳求保全地方，声泪俱下。先严告之曰：“即诸君不来，我亦决不能鲁莽从事。”立赴府署谒贵福，陈述该校并无越轨行动，不可武力摧残，惊动地方；容俟暗中调查，是否确实，再定办法。贵福

---

<sup>①</sup>作者李江秋是民国时期国内有名的记者，现居加拿大渥太华。本文写于1942年巴县小温泉。



心虽不悦，初亦未十分拒绝。先严归，与各士绅筹商，亦苦无善策，只能延宕时日，冀该校师生想法逃走耳。迨至六月初四日午后，贵福复召先严至府署，厉声曰：“抚宪命令，汝延不执行，是何居心？限汝立刻率兵前往，将该校师生，悉数击毙，否则我即电告汝与该校通同谋逆，汝自打算可也。”言讫将浙抚二次催促围抄电令，掷于先严，拂袖而入。盖彼因先严延不执行，密电浙抚报告，故又有二次电令也。先严迫不得已，回署告诸士绅曰：“情势至此，我已不能阻止，惟尽力之所至，少伤民命耳。”下午四点，先严会同抚标兵管带，带兵前往该校，因恐军队开枪伤人，故坐轿在最前，军士恐伤先严，只得向天射击。时江才十二岁，闻枪声，急登县署后府山遥望，但见水澄桥一带，青烟缕缕而已。当先严率队进抵校门之际，校内亦即开枪，先严大声呼曰：“本县在此，大家放心，无庸开枪。”军队破校门而入，校内师生，纷纷乱跑。先严恐伤及女士，喝令不得射击女子。时秋女士已跃登屋上，因衣长袍，恐猝难辨认男女，立将长袍脱去，军队见系女子，停止射击，故当时得免于难，亦可见女士之急智矣。除女士外，当场还捕八人，在水澄桥河内死一人，该校墙外死一人，余均逃脱；搜出枪数十支，子弹若干，均系该校学生军事体操所用；先将女士等押至山阴县署。江犹记得女士当时蓄发辮，衣玄色湖绉长袍，上有血污，面白微红，鼻高端尖，两目奕奕有光，神色自若，少旋提至府署，由贵福与先严及会稽县令李瑞年，三堂会审。当时女士只承认个人系家庭革命，夫妇革命，并无种族革命、政治革命企图。贵福无可如何，乃谓先严曰：“此案应归山阴负责，你可带回严讯。”时已深更矣。次日又命先严赴城外女士母家查抄。先严抱定救护女士的决心，并未



认真搜查，故毫无所获。此事民国二十五年江至杭州时，据女士之弟秋宗章先生言：“先姊在家，独居一小楼，所有与革命先烈来往信件，均在其中。六月初四查抄学校之时，全家闻风远逃，一切均未及掩藏，令尊检查时，已问明小楼系先姊所居，而故意不令人检查，余家人实深感激，因一检查，必又连累多人。”亦足证明先严维护女士之苦心矣。初五日午后，细雨蒙蒙，凄风动幕，先严将女士等九人，提至花厅，令女士坐椅上，先将其余八人，略加审讯后，先严即坐木炕上，与女士对谈。女士即将其自幼读书，及与其外子王某不和，自赴日本求学，回国在大通学堂教书情形，缕缕陈述。先严授以问案之朱笔，令之写字，女士提笔书一秋字，如指顶大，复令之写，乃顺笔成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七字，即世所传颂者也。先严赞女士书法之工，女士谓：“未见过帖，字实不能写，文章是能作几篇的。”先严即令作文，女士辞以多年不用毛笔，书写不惯，即另以墨水钢笔英文练习簿与之。女士援笔立成千余言，参述其生平历史，与此次被捕之冤。江只能记得第一句为“瑾毛时随宦在外”，其余不复记忆矣。谈话两小时之久，未动声色，不知者疑为会客，因寂静异常，绝不象审问革命犯人形势也。旋将女士还押。先严谒贵福报告审讯情形。贵福怫然不悦曰：“你待她若上宾，当然不招，何不用刑讯？”先严谓均系读书人，秋瑾又系一女子，证据不足，碍难用刑。贵福谓你看着办吧！盖彼已决计置女士于死地，而先严则百端维护，据理力争，彼极为不满，当晚又赴杭向张曾扬报告，谓女士已承认革命。张氏不察，即下手谕，就地正法。因当时清政府对于恩铭被刺案，震怒异常，女士如果承认革命，当然严办，而不知系贵福诡计也。初六凌晨两点贵福将先严召至府署，示以张曾



扬手谕，先严以爰书未定，人无死法，誓死力争。贵福冷笑，谓抚宪手令等于王命，你哓哓不已，是何居心？先严见事已无可挽回，如假手他人徒使女士多受凌辱，不如自己执行，以全女士成仁之志。遂回署，贵福犹不放心，派两心腹监视督促。晨三点，先严坐大堂，将女士由狱中提出，告以我本欲救你一命，但上峰必欲杀你，我已无能为力，你尚有何话，尽可以说，能办者我必尽力。女士谓：“我犯何罪，有何口供，而竟欲杀我？”先严谓：“尔之冤屈，我深知之，但杀你非我姓李的本意，你明白否？”女士答：“公祖盛情，我深感戴，今生已矣，愿图报于来世。惟今日我要求三件事：（一）我系一女子，死后万勿剥我衣服；（二）请为备棺木一口；（三）我欲写家信一封。”先严一一应允。女士遂于六月初六日早四点，在轩亭街从容就义。先严特为备美棺一口装殓，当时闻系一善团抬埋。女士死后三日，先严即奉命撤任；缘先严维护女士之一切情形，贵福均已探悉；初六日晨“杀你本非我姓李的本意”一语，尤触彼之怒，当即电请浙抚，立予撤任。迨离任之日，绍兴绅民数百人，乘船数十只，送至柯桥，犹恋恋不忍去。先严慨然曰：“去留何足计，未能保全大局，是所憾耳！”回杭后，浙抚尚欲纠参，幸布政司某，深悉贵福朦胧杀人，及先严被屈情形，力阻始已。先严则以区区微官，固不足惜，惟志在救人，而力不从心，以致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实由我而死。衷怀抑郁，愤不欲生，遂乘家人不备之际，于是岁九月二十三日，在杭州运司河下寓中，悬梁自尽矣。浙、绍人士闻之，无不惋惜。而浙抚张曾扬与贵福，遂愈成众矢之的，沪上中外日报、申报、新闻报等，一致攻击，并编成新剧，名“六月雪”。对张曾扬与贵福唾骂备至，而极力为女士与先严呼



冤。清廷调张抚苏，苏人通电拒绝，又调抚陕，不久即抑郁而死。盖张本南皮世家，张之洞之叔也，以名翰林而抚浙，到任之初，厉行新政，铮铮有声，徒以秋案为贵福所给，以致声名狼藉，前功尽弃，悔无及矣。先严服官，清风两袖，歿后几至无以为殓，先母典质衣物，告贷亲友，始得率江兄弟，扶柩回山东安丘县原籍，安卜窆所。民国元年革命告成，浙革命先进褚慧僧先生与秋女士挚友吴芝瑛、徐寄尘两女士，将女士营葬于西子湖滨，并建鑑湖秋侠祠，特为先严立主其中，以示崇德报功之意。落成之日，曾召家兄前往，参加典礼。嗣后二十余年，虽因关河远隔，消息不通，而先人英灵所在，向往之情，则无时或已。

二十三年夏初，于役海上，特抽暇赴杭一行，向先灵致祭，至则见山河如故，人物全非，盖距先严去世，已二十有八年矣。祭奠以后，赴城内运司河下，寻先人当日寓所，见宅已易主，门外原有槐树两株，粗如鸡卵，只余一株，且粗十余围矣。抚树思人，不觉泣下。勾留一日，匆匆北返，惟湖山俎豆，固时萦梦寐也。二十四年，国民党山东党史编纂委员会，征求秋女士史料，中委丁惟汾先生，知先严与秋案有关，当令余撰述事略送会，以备采择。余亦藉以得见绍兴县志，对先严亦推崇备至，公道犹存，曷胜感激！二十五年秋，再度赴杭，始悉女士弟宗章先生，供职浙江财政厅，急电约至西泠饭店，促膝长谈。先生少余一二岁，于当时情形，亦能约略记忆，尤其对于先严之不检查女士所住之小楼，备极感激。关于当时先严与女士视死如归的详情，与三十年来两家之身世，彼此就其所知，作亲切之叙述与报道，顿觉三十年往事，如在眼前。父子之情，姊弟之爱，家仇国恨，悲感交集，湖山虽美，在吾两人视



之，殊觉暗淡无光矣。先生雅善文词，据云：关于吾两家之事，过去已曾为文刊登各报纸、杂志；惟东拾西缀，语焉不详，今次聚谈，所获较多，当再连同前次所闻，作一有系统之记述，盖谓明年（二十六年）六月六日为先姊与令尊逝世三十周年紀念，将有隆重之典礼，盼望赶来参加。余唯唯互道珍重而别。回济不久，果见先生在《宇宙风》上，发表吾两人之谈话，情词恳挚，读之感泣。二十六年农历年后，江偕妻子赴杭，至祠内行礼，因行色匆匆，未获再与秋君晤面，逮六月四日，余复到杭，参加典礼，见秋社特为先严专制一神龕，无任铭感。是日主持者为褚慧僧先生，与浙江省党部各委员，典礼举行时，江亲奉先严大主入新龕。典礼告成，秋社开会，余被举为理事。事毕北返，曾为文以纪其事。但不久而“七·七”事变发。四五年来，奔走流离，一切记载，均已失落，客冬由沦陷区跋涉来渝，旅居无俚，辄将旧事追述，藏之行篋，冀他日战事收平，得返故乡，载之家乘，使后世子孙不致数典忘祖已耳。至于先严之是非功过，党国史乘，自有定评，非江一人之所得私；且江行能无似，文笔俚拙，亦不足以表扬我先人于万一也。先严讳钟岳，字嵩生、号晴岚，行三，世居山东安丘县城西南四十五里谋稼村，廩膳生、民籍，前清光绪己丑科举人，戊戌科进士，浙江后补即用知县。光绪三十一年夏五月，署理江山縣知县，创办该县中学，翌年及瓜，县民挽留，上宪某见重，准补山阴。三十三年正月交卸江山縣篆，至山阴本任。五月大通案发，六月初旬撤任，即于是年九月二十三日，自缢卒于杭州寓次，享年五十三岁，著有《浪吟草诗集》待梓。

（安丘县政协供稿）



# 六月六日与李钟岳

秋 宗 章

李公讳钟岳，字嵩生，别号晴岚。先世自明初由河北枣强，徙山东安丘，遂著籍焉。耕读传家，代有潜德。八世祖讳迁梧者，昆弟皆以科甲起家，支庶日繁，冠盖相属，始为安丘望族。父讳德洪，本生父德沾，俱邑庠生。公少承家学，内行敦谨。弱冠应童子试，屡冠其曹，自游泮食饩，名第未尝落后。光绪己丑，举于乡，历掌肥城、郯城各书院，正文励品，学者向方，戊戌会试榜前，大挑一等，以知县签分直隶，已而榜发获俊，仍以进士即用知县，改分浙江。被命南行，中道闻本生父疾笃，间关折返，躬亲汤药，困敝之余，夜不解带，父病转剧，群医束手，公涕泣默祷，愿以身代，父病亦良已，人以为孝心所格云。是年秋到浙，需次年余，值庚子国变，联军入京，两宫西狩，各省兴师勤王，征发甚急，浙省派解京饷，行在道梗，庶僚无敢应者，公独奋然请行，数月而返，不稍贻误，上官叙劳，委办临浦厘局。未及一年，丁本生父忧，奔丧回籍，三十年春服阕，翌年奉檄权江山县事，邑故僻左，民情强悍，宽严张弛，两有未可。公以为民智不启，政奚由理，爰两度捐俸兴学，为黎庶倡。士民慕风兴起，焱飞景附，巨金咄嗟集，学校遂以林立。百里之内，弦诵相闻，文教昌明，人才辈出，乡无游手，邑不废时，行之期年，循声大起。及瓜受

---

①作者秋宗章是秋瑾的亲弟弟，现居住香港。本文是为纪念秋瑾就义30周年（1937年）写的。



代，缙绅惜公之去，相率为借寇之请，故虽调朴山阴，未得即赴。其得人心盖如此。三十三年正月初旬，卸事回省，奉牌示飭赴山阴县本任。时值米贵，甫下车，即办平糶救荒，刑敝之余，民困小苏，设施未尽，而党祸作矣。

当公之筮仕于浙也，以南中山水奥区，人文渊薮，必多英奇磊落之士，可与游谈，故虽剧职繁官，非其所好，而烹鲜制锦，转以得善地为快。时先大姊璇卿（秋瑾字）方继徐锡麟烈士主持大通学堂堂务，繇锋铓过露，为腐化分子所疾。迨徐烈士刺恩案发，江督移文浙抚，穷治羽党，会金华、武义光复军，相继发难，俱未得手，同志中有被捕者，自称系大通学堂学生勾结起事。于是浙抚张曾扬电绍兴守贵福，密切防范。贵福欲兴大狱。藉邀功赏，重以郡人胡道南及某某等联名告密，益坚其志。乃星夜晋省，张皇上变，曾扬犹豫莫决，以询省绅汤寿潜及院幕张美珩，咸曰：“信。”曾扬从其言，遽调浙江常备新军第一标三百人，渡江到绍，听候调遣，贵福意得甚，扎飭山、会两县会同办理。公奉命，颇腹非之，亲至府廨谒贵，委婉譬陈，凡三日，卒不获请。六月初四日，贵福遂藉口搜捕徐烈士余党，率领新军围攻大通学堂。时已放暑假，留堂学生无多，而新军三百人，荷枪实弹，如临大敌。公虽偕往，犹欲相机消弭，屹立门外，向兵士大呼：“但加速捕，勿许伤害。”因此保全者甚多，学生皆乘机逾垣去，惟有二生，自前门冲锋而出，中弹毙命，斯则贵福之责，公不能任其咎也。

与先大姊同时被捕者，尚有程毅等十四人，贵福约山、会两县及新军第一标第一营管带徐方诏，于晚间在府廨集讯，因无佐证，反复推问，未能定讞。然贵福居心叵测，必欲置大通诸人于死地而后快，由是将大姊羁押于山阴县狱，属公严刑拷



问。盖贵福曾登甲榜（出身翻译进士），雅不欲冒杀士之名，冀假手于公，以济其恶也。初五日，天阴雨湿，凄风动幕。公于花厅坐堂皇，召先大姊入，破例设座，略询数语，便随手授以朱笔，命录供词，先大姊初仅书一“秋”字，公促之再，乃足成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七字，即世所传绝命诗是也。继复令自述经历，先大姊首肯，索钢笔及蓝色墨水，信手挥写，都三千言，越一小时而毕。语不悉传，仅知首段自陈笄年随宦情形，余以诋毁胡虏，触犯忌讳，为官中所隐秘。原稿本由公保存，自归道山，流离传徙，驯致遍寻无着，更不知浮沉何所矣。先是，贵福疑公左袒党人，有意开脱，特乘花厅鞫讯之际，遣心腹吏侦伺于侧，已而还报，尽悉宽纵状。遂不待公复命，亟电浙抚云：“越秘，前据胡绅道南等面称：‘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风樵、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边起事，……请预防。’等语。应请将秋瑾先行正法。”电去，傍晚即得复云：“府越。秋瑾即行正法。速严讯程毅等各项头目姓名踪迹，设法严拿。徐匪（指徐锡麟烈士）家属，一并掩捕。”贵福奉电，有恃无恐。立命书吏缮具钉封密札，召公入署，面囑照行。公诤之曰：“供证两无，安能杀人？”贵色变曰：“此系抚宪之命，孰敢不遵。今日之事，杀，在君；宥，亦在君。请好自为之。毋令后世谓君为德不卒也。”公闻语大惭，知不可以口舌争，怏怏而去。既返署手持密札，计无所出，蹉跎久之，终无两全之策，时已子夜，未可再缓须臾，无已，乃坐大堂，令吏胥伍伯候命，自狱室提先大姊入。语之曰：“事已至此，余位卑言轻，愧无力成全，然死汝非我意，幸亮之也。”言次，泪随声坠，旁立吏役，亦相顾惻然。先大姊逆知成仁已在俄顷，即亦不惧，第要以三事：一准写家书诀别，



二勿泉示，三、勿褫袒衣。公可其二三。先大姊遂不复语，从容步行，赴轩亭口就义，时六月六日寅刻也。

事后，公备文申报，原稿犹存李氏。予检阅西湖秋社所藏绍兴府档案，亦有此文，词句悉符，从知近人有疑府档为贋鼎者，殊不可信。爰照录之，以裨志乘，虽无关宏旨，要亦革命文献不可缺之资料也。

山阴县为申报事：案奉本府宪台札开：“本年六月初五日，奉宪台、抚宪密电内开：‘府越，秋瑾即行正法。速严讯程毅等各头目踪迹，设法严拿，徐匪家属，一并掩捕。入杭学生，如有匪首在内，究出姓名，速电复。嵎匪最多，应严饬秦令及提标兵，赶紧设法搜捕。闻竺匪已于日前由嵎纠三十人到绍，应购线密拿；并商同徐管带酌留数排驻城，余仍令捕贼为主；并嘱时刻警备，毋为所乘。获匪均何姓名？起获后膛枪是何种？匪枪究有若干？复。院歌。’等因，奉此。查女匪秋瑾前于讯供后，饬发该县收禁；一面电禀请示在案。兹奉前因，除程毅各头目姓名，及嵎匪各节，由府分别讯明，禀复饬办外；合亟钉封密饬，札到该县立即遵照例不停刑日期，会同城守营，多派兵役，监提该女匪秋瑾到案，当堂验明正身，绑赴市曹，监视处斩。仍将决过日期，及监刑文武衔名，具文通告，毋稍迟延干咎，切速！火速！特札。”等因，转行下县，奉此。遵即会同绍协左营胡占奎，选派兵役，监提该女犯秋瑾到案，当堂验明正身，绑赴市曹，监视处斩讫，除程毅等听候本府宪台提讯，并缉获余匪究办外；理合备文申报，仰乞宪台鉴核。’贵福既因公屡与违忤，蓄憾甚深，益以六月初六日辰刻，饬公来予家搜查军火无着（详见拙作“六六私乘”兹不复赘），疑为有意徇纵，积愤所至，力图报复。未几，果滕请浙抚撤公



之任。命下，邑人大哗，到署慰问者，肩摩毂击，户限为穿，群谋电省挽留，公竣拒不可，始废然而去，去任之日倾城士绅郊送者数千人，截镫留鞭攀辕卧辙，其盛况得未曾有；三五父老，伴送至距城三十里之柯亭，犹瞻恋不忍遽别。盖深感公之庭诤面折，不恤其官，为有古廉吏风也。既返省垣，赁屋于运司河下（地名）。浙抚张曾扬听先入之言，欲登白简，赖藩司某再三疏解，始不果行，然繇是遂不加青睞，绝鲜差委。公天性阔达，初未介怀，惟诵“我虽不杀伯仁，伯仁由我而死”两语，若甚自疚。尝语人曰：“越中自明季以还，宿儒大师，先后讲学，隐托经义故训，藉严华、夷之辨，光复之谊，涵濡于后学者至深！革命说兴，其迎而与合者，大抵皆优秀分子，纵罹法网，犹将宥之于世；至若狱狱不具，本无死法，扼于权要，未由平反，人虽亮我，其如良心责备何！”闻者或慰藉之，而公终不释然，痛愤之余，渐萌以身殉道之念。居恒将先大姊遗墨“秋风秋雨愁煞人”七字密藏勿失，晌无人在侧，则注视默诵，每致涕下，如是者日三五次以至七八次，视同常课，既不以示人，人亦勿敢索阅。一日，公忽跃井图自杀，因躯体丰腴，井口径不盈尺，弗能遽下，为人援手得不死。越数日；又独至后圃，结绳老树，正欲投环，为厥配韩夫人所觉，蹶踪而至，公自知无死法，佯若不审，掉头而去。自是家人防范益严，跬步不敢远离，然公死志已决，卒至九月二十三日上午九时许，自缢于旁舍。享年五十有三。去大通党案，才百余日耳。噩耗既传，识与不识，咸为太息！一时舆论，类集矢于张曾扬、贵福二凶，攻击不遗余力。处士横议，衮影滋惭，清廷廉悉彼等不复能安其位，爰调曾扬抚苏抚晋，贵福守安徽宁、国，讫先后并遭拒绝。论者谓晚清民气发扬，此其滥觞，



非无故也。曾扬离浙未几，抑郁而死。贵福终清之世，未能再起。鼎革后，更姓名为赵景祺，民国十五六年间，曾一度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供差，近年似闻匿迹于傀儡国，犹图活动，老而不死，有“长乐老”之风，或以为天道无灵；或以为恶贯未满，两是说也，皆不能无疑，姑并存之。

（安丘县政协供稿）



# 忆我的父亲

## ——齐鲁大学校长刘世传

美国 刘贞模

我的父亲刘世传，字书铭，于1893年3月26日在山东省蓬莱县村里集镇温石汤村出生。祖父刘明德，教书为生，因肺病去世，享年30岁。这时父亲只有十几岁，每天早起种田，晚上深夜苦读。祖母眼光远大，把父亲、叔父及三个姑姑全送到蓬莱城里文会中学读书。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教士狄考文夫妇在中国创办的教会中学。祖母与校长（当时称怀师娘，是女传教士）许下终身为长老会传教之愿，作为五个子女的学费。祖母常对父亲说：每次传教灰心时，想到儿女的将来，就忘记了饥寒。我童年时还记得父亲时常思念祖母，是伟大的“母爱”激发了他刻苦读书。

父亲高中毕业考试，成绩第一名，被学校公费送到潍县广文大学读政治系，后到济南齐鲁大学，于1924年毕业。同年春节后，在济南经一路青年会任总干事。1925年，考取公费留学（那时国家只供学费、来美单程车船票费用，杂费自给）。到美之后，考取哈佛大学政治系，读国际公法。父亲为了祖母的心愿，咬紧牙关，日夜攻读，每到周末或假日去打零工（送报、去农场挤牛奶、替人家开车等），为的是赚一点钱买学习用品等，这样苦读了6年，于1930年获博士学位。后在美国俄士特女士大学教书一年，赚得旅费，又去德国留学1年，法国



半年，而后回国。

回国后聘到辽宁东北大学任政治系教授。在1933年（民国二十二年六月），我毕业于东北大学附小，因毕业证籍贯“蓬莱”两字错写为“逢来”，父亲找附小校长理论，弄得不欢而散，便有自动离开东北大学的意念了。

几天后，父亲一连接到7个大学的聘书（有北平大学、中国大学、朝阳大学、民国大学……）北平大学已代找好房子，我们全家在1933年8月1日，顺利到达北平。这时北平《晨报》、《大公报》都登了父亲同时接任了7个大学聘任院长及主任等消息，还有报导父亲在美国半工半读情况，有的登载着目前情况及父亲名著《国际公法》（商务印书馆发行），几乎每月都有父亲的消息见报。记得民国大学校长鲁荡平先生亲自到家送聘书，为了鲁校长的诚意，父亲只好答应下来，白天忙于教课，夜间写书。

父亲在东北大学的同事、学生因不堪忍受日本侵略者的统治，纷纷逃难来到北平，我家的客厅成了临时收容所，来者都发生经济上的困难。父亲想起当年自己读书时的景况，非常同情东北大学师生的遭遇，便对母亲说：只要有登门求助的，应尽量帮助他们解决困难。因此，有的资助他们学费，有的帮助他们解决伙食、衣物、旅费等。家中好象办喜事似的，每天都有许多人来吃饭，佣人和母亲忙个不停，整天在厨房洗菜、做饭……

1934年暑假中，有一天，一个美国人来到我家，母亲想让我有个说英语的机会，叫我送茶待客，我当时心中很紧张，准备用学过的几个英文单字向他致意，想不到一进客厅，只见他与父亲用英语辩论什么问题，两人面红耳赤，我把准备的英文